

隨聞錄  
貞

共四

リ 6  
4079  
4 冊





伊弉  
6  
號 4079  
卷 4-4







未八侍大臣及在外大臣之後大臣二品以  
上會議于朝堂講定節目似為合當矣工判  
韓配夏曰殿下嗣位之後尚未報誕育之恩  
實為未安朝議皆以為宜有追報之道今若  
立祠建號講定節目則公議私情兩得其宜  
矣戶判金演石副金始慶司諫李真儒持平  
朴弼夢等則所奏大同而皆曰一鏡所達允  
合於天理人情矣上曰依為之○十五日司  
果鄭益亨疏云云伏惟殿下於所生之親念  
鞠育之恩思其報答之義此固人情也而先

大王當日處分極其嚴正故義之所在情有  
所掩雖以殿下欲報之誠事係先朝不欲追  
提者槩可見聖意之所在也顧今在廷之臣  
莫非先朝之臣子其分義道理何敢肆然煩  
請於今日殿下之前云云今若自內間就其  
舊建之祠豐其供享之節則可以得伸乎私  
情無悖於先志而今乃立祠建號自公朝而  
倡之祭享凡需命有司而供之但曰情理之  
不可而已罔念大義之有所傷竊恐有所嫌  
於導先繼述之道也噫痛哉仙寢未撤玉



音如聞而八對諸臣徒欲阿諛於殿下不知  
嚴憚於先王恣意合辭略不顧籍彼一鏡以  
下固不足道而受先朝厚恩為今日大臣者  
又從以和附無一言半辭於以先朝大處分  
則今不可撓改之意及於奏達之際他日地  
下將以何辭對先大王云○禮官以一鏡所  
奏問議于領相趙泰者則曰聖上嗣服之後  
追報私親之舉即是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  
者此固遜臣之所以陳請也必也酌禮參情  
拆衷得宜以叶一時之物情絕後世訾議云

云○領府金字杭則云云聖上至仁聖德動  
法先朝昨年鄉儒之陳疏也特降備忘辭嚴  
義正抑情制私之盛意孰不欽仰為今日臣  
子者固宜仰體聖意將順之不暇而不意反  
經之論忽發於遜中至請會議朝堂噫此何  
舉也云云臣則謂仍其舊祠豐其祭需備盡  
享祀之節以寓追報之誠則其在繼先志伸  
私情之道庶可兩全而不悖至於立祠建號  
之議非臣淺慮之所及惟聖明深推義理終  
始勿撓俾無後世之譏議○左相崔奎瑞則



以為負罪先朝以終身自廢為處義之地向  
陳一疏方俟嚴命其何敢相職自處而猥有  
獻議哉云云

一自凶徒猖狂之後義理也名分也紀綱  
也雖極乖亂自非一鏡錫恒之徒豈敢以  
立祠建號之說獻議於今日也哉况如崔  
奎瑞之名相乎然只以待罪自處初無可  
否間獻議處地則似然而殆涉於為已也  
欲可則莫逃名義之罪人也欲否則難免  
凶徒之毒鋒也歟若論其截直之風尚不

如金領府之據義防塞也

生負李箕重等百餘人陳疏請寢立廟建號  
之命仍正一鏡輩忘先王負殿下之罪事入  
啓○再議於左相崔奎瑞則又不獻議○領  
相趙泰者右相崔錫恒戶判金演諸臣以追  
報獻議事被斥於鄭益亨金宇杭於是羣徒  
秩起以傾陷朝臣脅制君父毒擊鄭益亨金  
宇杭說書宋寅明疏奏曰鄭益亨一疏盛論  
近日收議事遣辭過峻立意近險然其所主  
義理儘合商確臣請畧言之夫以子爵毋禮



經大防則稱號不當追加也仲子之宮春秋  
所譏則廟宇不當別立也我朝禮法之嚴一  
洗百王之陋宣廟之於昌嬪仁廟之於仁嬪  
恩義之重何間所生而亦皆因其舊爵未有  
追加祭於私祠亦無別建聖祖徽規豈非今  
日之所當仰法者而況此事關先朝尤有別  
焉名賢之議亦有可監在公雖無崇奉而在  
私未必無享祀之所在昔因其舊號在今不  
必有追加之號夫以殿下之盛德至孝抑情  
制私未有處分不欲煩諸外廷務盡情禮於

自內報祀之典者庶幾先儒所謂盡於情至  
於義也豈不有光於遵先之孝不匱之思乎  
惜乎人見不同義理無窮乃以追報私親為  
合於天理人情未及思觀行觀志之訓也伏  
願殿下深究義理勉抑私情雖斥益亨而無  
棄益亨之議也云云

宋寅明豈不危哉危乎試者今日朝廷何  
等時也奸凶秉國權傾人主一有非已之  
言者則謂之傾陷朝廷一有斥已之議者  
則謂之脅制君父小則流竄大則設鞫在



其掌握宋寅明以少邊中新進人也益亨  
彼徒之所欲殺者而寅明能伸救之追報  
彼徒之所竒貨者而寅明能防塞之危哉  
危哉宋寅明也聖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彼宋寅明即朝聞道之人乎此真義氣男  
兒正直君子也○惟我主上統承先王嗣  
登大位則先后閔中殿即主上之慈母也  
至於禧嬪只是所生之親而蓋其罪惡非  
尋常罪惡也初由其讒間而聖母黜于己  
巳再由其咀咒而聖母薨于辛巳禧嬪若

是他人則當為主上之血怨骨讐而以其  
為所生之親也故恩讐二字莫可舉論一  
遵先王處分之外無他道理至於一國臣  
人豈無食肉寢皮之心乎無此心則非臣  
子然亦以主上所生之親故莫敢斥言若  
有斥言之者是不忠於主上矣且或有扶  
護於今日者非徒得罪於先王也納主上  
於不義之地而損忘國母之讐也為臣子  
而忍忘國母之讐則是得罪於名義也故  
一鏡以立祠建號崇奉禧嬪之說奏於選



對而自大臣崔錫恒至卿宰三司諸臣同  
然一辭至於在外之領相趙泰者亦以天  
理人情之固然獻議此非但忘先王與聖  
母也反恩於國母之讐人一言而蔽之曰  
名義之罪人也彼皆士子而徒出於容悅  
上意反為常賤之所不為聖訓所云犬豕  
而衣錦繡者正謂此也陋矣哉彼其之徒  
也此一章姑為廢閣不欲復污古也○司  
諫李真儒每奏曰向來羣凶滿朝聖上不  
肯與凶臣相面久未臨講固其宜也今則

朝著清肅講筵頻開云云然而尚未有一  
接經筵之舉此則不肯與羣忠相對而然  
乎假令上意真出於厭對凶臣久廢講筵  
而自上無此等下教則人臣雖於私處不  
敢臆料聖意而為說也真儒乃敢以臆料  
聖意之說肆然為奏放恣之心愚弄之意  
到此極矣主上當其更化之時半夜之  
間掃除諸臣政令之間殆若雷震而風掣  
酬應如流亦若鍾鳴而響應一自兩宦出  
付有司之日章牘山積或一旬後下批或



二十日下批或三十日下批政務積滯百  
度懈弛一如前日蓋趙聖復代理請之罪  
則罪也而究其本心非逆也悶於國事之  
漸到於無可奈何不覺事體激於愚忠乃  
進其疏細究本意實出於為國之心也且  
念國勢極其岌業當此之時世弟之代理  
豈不時急者乎四大臣累次伏閣三日廷  
請終不還杖每教牢定則劄請丁酉節日  
舉行蓋其意實出於為宗社也且非傳禪  
也乃是代理也則在人臣體面固可以依

例請反汗而有何準請後已之端乎迂路  
作行公門潛入見阻於喉院則通路於宦  
侍及其八對似忠之情態固其本有而故  
揮之涕淚何處豫備為此奸態牽動上意  
必收代理而後已其心所在未可測也若  
論趙聖復之罪只是無知妄作之致也不  
過定配而止也至於遠竄極其過矣彼輩  
乃生必殺之心爭請設鞫既至設鞫則何  
不撲殺而乃反遠配何也原無可殺之罪  
則雖欲殺而不可得也且彼輩將有大計



也故姑欲避無罪殺人之名也○一自改紀之後善類盡逐凶醜猖狂拿囚之人積滯於王府竄謫之客絡繹於公路天地足以減和日月為之愁慘又以追報之事老邊人若干餘存者尚有忠奮之心陳其匡救之章則凶鋒毒射羣起秩出爭投攻章其他代異之疏逐日踏至堆積公車顧瞻朝廷之上六國之戰場耶三國之時節耶天變之告驚莫近若也而慢不知惧生民之塗炭莫此為急而全莫知憂凶徒之密

密謀計者老邊人何以則盡為誅滅也世第何以則畢竟除去也國言喧藉人心憂惧誠天下之亂世也

三月六日睦肅龍上變書諸承旨金致龍趙景命黃爾章李宜晚八侍時並命大臣牌招事下教睦肅龍出付該府○禁府睦虎龍拿囚○領相趙恭者右相崔錫恒來詣賓廳啓曰今聞上變人睦虎龍有出付該府之命既是上變則當設鞫嚴問金吾堂上及兩司左右捕將并牌招舉行何如傳曰允○禁府上使



李健命與陽蛇島圍籬安置同禁柳重茂將以配單子入判禁檀曰既有加律圍置之命則今何必復啓乎重茂曰奉使之人出送都事自其路拿配之即昏朝事也檀不聽仍定以興陽則檀又爭以濟州重茂直斥以昏朝之事若非同謀中人則豈不取禍之端乎可見其心腸則直矣

先時有陸玄為名人乃術數之客而誕妄妖言者也緣臂金濟謙門下人玄德明時時往來於金濟謙門下矣一日則陸玄來

言於金濟謙曰孝寧殿練祭時小人以雜色軍名色入於闕內罷祭後大駕還宮得瞻龍顏則乃睡虎之相也若妾蹈其尾則傷人必多然而不過二年之內臣民皆衣縞素矣且近觀大監令監之相則眉宇之間忽浮刑火之氣大涉不吉若從小人之言可以免禍云云金濟謙責以妄言即令逐送又通於捕將李弘述以妖言於不敢言之罪即為杖殺矣其後四大臣圍置島中之後李真儒討逆疏中陸玄則謂之密



客以妖言逐送之事謂之釁生判去以妄  
言打殺之事謂之恐其密謀之綻露滅其  
口也金昌集有何陰密之謀而恐人之露  
出耶觀其平生行事則光明正大初無隱  
密之事論其一心經紀則苦心血誠只是  
定策之事也而至以陸玄妖言之罪令捕  
廳杖殺者謂之恐露詭秘而打殺塞口莫  
非後日搆禍之端也至是自禁府拿致玄  
德明究問李弘述撲殺陸玄之事玄德明  
枚舉本事以直告之則曰此是欺罔也以

昌集陰密謀為以直告之刑推二次玄德  
明無復可告之事而不勝冤憤遂自忍而  
死及夫睦帛龍上變書以陸玄事為首則  
其次皆此等指鹿謂馬之說也鑿空飾實  
之事也所謂變書上之者雖是睦帛龍而  
做出變書者其果睦帛龍乎所謂原情白  
之者雖曰睦帛龍而飾出原情者亦果睦  
帛龍乎領相趙忝者右相崔錫恒戶判金  
演禮判李台佐吏判李光佐請對之時帛  
龍原情中允係世弟事則勿施之意及一



鏡出於罪人白望之招勿待命之事陳白  
凶徒之一片精神都在於謀害東宮也至  
於誅戮四大臣惟影子耳然若四大臣在  
也則莫敢施其謀計也故內以密行膚受  
之譖外以顯陳構虛之章既逐四相則遂  
使近密閣堅之徒交構兩宮世弟之危迫  
在呼吸幸賴慈宮排閣門於半夜以悟主  
上之心下嚴教於累度以戢大臣之意凶  
徒之計莫以售矣於是飾出睦帝寵之變  
書與原情則一篇主意專主於謀陷東宮

而趙恭者等以凡係世弟之事勿施為奏  
可謂自唱而自和也蓋其意有二焉一則  
以世弟之事猶恐不彰欲其提醒於上意  
也二則以陽示救護欲其有辭於後時也  
設令世弟真有所干之事而彼輩真有扶  
護之心則獄事之重輕增刪在於彼輩之  
手段何不自下潛為拔去若丙吉之誣獄  
決也必然表著奏達者欲以其無所干陰  
彰其有所干也

因睦虎龍原情白望等拿囚



睦帝龍白望者俱以堪輿之術多占內官  
宮人等山地故宮屬亦多相親且於世弟  
私親奠禮時亦效相地之勞故世弟亦親  
信之矣兩人皆不學無識而帝龍為人善  
為辨說多有巧詐人稱鄙陋之人白望為  
人多有膂力行事牢磊人稱義氣之人也  
李喜之金龍澤李天紀沈尚吉李兗之洪  
義人等覘得凶徒謀害世弟之計漸成會  
於一處相議曰彼計漸成而吾勢漸傾則  
不可保護東宮若之何哉李天紀曰世弟

見廢而尚大若立則到此地頭吾等豈可  
束手而視之乎除去尚大易如反掌更立  
世弟亦何難乎此時不可不締結宮屬而  
吾之所親睦帝龍白望豪傑之人也宮中  
紅袖宮女有權者無不親密此兩人與之  
相謀則必有可圖之機也於是邀來二人  
而與議之二人曰池尚宮最有闕內之權  
略給銀貨然後方得池尚宮之心也諸人  
曰諾於是效忠義於養性堂各書掌中  
以盟之次議聚銀貨之事以待有變矣四



大臣竟遭圍置之命李喜之李器之皆竄  
配然其餘存之人則尚講此議潛待動變  
之機矣方是時也一鏡之徒既飾告變之  
事而求得空閑人然後可使之上變也一  
鏡晝宵審思終無可人矣忽思睦帝龍雖  
非宮屬而內外動靜無不洞知且親信於  
東宮若得此人上變則事可諧矣於是邀  
來虎龍而帝龍至則欣然接待曰吾與君  
相親凡幾年也而近間則何不一來見也  
今日則吾有為國家大事而與之相議者

默數此世惟君一人故所以邀君耳帝龍  
請聞之一鏡曰如此大事何可倉卒間以  
議乎夜深後携入挾室語其如此如此之  
事而成事之後當封以第一勲矣帝龍得  
聞此言默料時勢則四大臣非久誅戮矣  
世弟危在朝夕而主上之注意方隆於一  
鏡之徒矣一鏡之徒則自領相以下至于  
三司而權勢隆赫不如付之此邊遂快快  
諾之而指告李天紀等如此如此密議排  
布之事一鏡大喜曰彼輩真贓於是快得



帝龍曰此則不然彼輩謀計卽是爲東宮  
之事也則何可爲職於此事耶一鏡曰君  
既親與於彼謀而少爲變幻上變則按獄  
大臣金吾堂上不出於吾輩中人豈容彼  
輩若干反駁之說乎帝龍曰白望卽吾切  
親之人而宮屬無不相親劃出彼謀而且  
豪傑人也與之同焉則尤有益於吾事矣  
一鏡曰既得龍又得帝則何幸何幸罷漏  
後虎龍遂與白望同來一鏡迎待極厚與  
帝龍說到其計而請聯名於上變白龍曰

不然先使虎龍上變則必拿囚原情矣初  
出吾名於招辭則吾亦一依帝龍之招而  
原情矣此所謂內外和應之道也一鏡曰  
君言至可至可虎龍白望同去至中路白  
望謂有所觀事勿從他路而去氣色懸殊  
帝龍頗疑之暗躡其蹤則直往金龍澤家  
矣虎龍汲汲還往一鏡家告之曰白望如  
此如此必有異意也莫如卽今先人上變  
一鏡方以帝龍之彼詐所告變幻之際得  
聞此言汲汲變改後遂使帝龍上變其變



改之句語觀於勅招則可驗而大槩天紀  
等設計在於今上辛丑冬間而改之以先  
王末年天紀第所議則若至廢黜世弟而  
策封尚大則即除尚大為謀而改之以謀  
害王上天紀等所盟則效忠義於養性堂  
而以養字改之以養叔之養字矣養性堂  
即東宮堂號也養叔即李頤命字也所謂  
尚大即凶徒之擇嗣宗室云云者密豐之  
子也以推戴迺初上變而御覽之後改之  
惟戴養叔

二十八日夜東宮下令曰宮官及入直五堂並  
引見下令曰大朝以睦帝龍變書下示末端  
兩件事為余累名將欲辭位出疏草以示之  
宮官不為展看反覆陳達殆屢千言終不允  
從李明誼曰明日請更與師傅賓客及在外  
官僚入對矣其間上疏姑為停止令曰知道  
睦帝龍變書為東宮累名者雖曰二處而全  
篇旨意皆侵逼東宮也

四月初一日鞠廳承旨趙景命啓曰罪人白堊  
問目之外以凶悖不忍聞之說初招時既逐



同禁一鏡又逐判禁檀及今更推又逐兩大  
臣恭者錫恒諸堂皆空鞠事中撤臣則既奉  
密匣所取文書未及修正不得不還詣闕中  
而按獄大臣並為昏命此實古今所未有之  
變恠丞賜處分以為速完鞠事之意敢啓答  
曰所遭凶言不必過自引嫌安心參鞠兩大  
臣金吾堂上若干引嫌後如故按獄

有形然後影必從焉炊突然後烟必生焉  
世安有無形之影不炊之烟乎一鏡與席  
龍白望規規密謀者在於數昨之夜矣白

望中路背走則虎龍已告其叛意當其設  
鞠之時何不直為打殺以滅其口而問目  
何也既其問目則白望之口其間不為啞  
也而中路之背走出於己意不合之故也  
豈以鑿空之問目而自服乎以一鏡所議  
之說對面吐出如水注管者固其勢也一  
鏡以何面目晏坐於鞠廳乎退出之外無  
復柰何白望既知兩大臣與他堂上同一  
謀議則亦以責一鏡之辭責之者亦所當  
然兩大臣諸堂上亦敢晏然乎所以一任



胥命也大抵白望豪傑之人也義氣之男也初四日崔錫恒請對入侍時罪人白望勿為更推事及罪人問目外亂招勿書推案事及鞫廳未畢之前局外人輕論獄事之疏一切勿為捧入事榻前定奪自內兵曹移局本府自是之後一切以酷刑為主而鱗次辭連拿來囚自現囚者充滿王獄日前叅鞫諸臣引嫌之疏曰席龍則引白望白望則引席龍兩相作隻隱有和應之態云然則其在鞫體兩人同為刑訊斷不

可已也而席龍則一杖不下於其身何獨於白望連加酷刑也非承服之言則以朱杖擣其口而拉其齒使不得發言而若加一杖於席龍之身則虎龍當於即地暴出違約之事故不敢下一杖者由此之故也今日之鞫體誠陋矣

司直申鉅疏畧曰金吾之官出於罪囚之口迸出待命而鞫廳不為請拿移鞫本府事異常規矣鞫事嚴秘未知其曲折之何如而雖以承宣啓辭中不忍聞之說言之緊出於罪



人之招槩可知矣一番卞正虛實在所不已而喉司臺閣紛然爭執不有鞫體之嚴重只請其敦勉完獄將使罪人一斃之後則援引諸臣雖欲卞白更無其路今日三司無一言爭執惟聖明嚴加譴斥以勵君臣之義云云即其地大靜縣圍籬安置

謬妄哉申鉅也此世何世哉指鹿謂馬趙高之世誰敢言其鹿也陳此無益之疏自速圍置之律何不良於苟全之計也然苟有一分人臣之分義則此疏不可無也而

申鉅獨能為之此真捨生而取義者也彼臺臣李師尚李濟尹會慎惟益等請對入侍之時以申鉅圍置為請者即街童之擲揄唾罵也○朝前拿囚者夕間拿囚者次第與席龍面質而席龍之變書既是無中生有以白變黑者則豈與罪人符合哉罪人面質之語南北相左則金吾堂上何不直招云而枚枚考察加以限死毒杖又以朱杖無數擣脇初次氣窒者不可勝數席龍則不下一杖更推而已則彼席龍者有



何忌憚而惜其空地之吹噓乎世人謂之  
曰如此獄事古未聞而今始見也白望八  
次不服物故其他諸罪人連被毒杖精神  
若存若無頭容不能正直或有前傾而後  
歛者則曰承服促其遲晚則或有自噬其  
手者或有張目叱之者無一遲晚之人矣  
諸囚罪人連被毒杖及訊刑精神全然無  
覺僅有一縷之氣息而方今垂死者則自  
堂上豫作罪人之招辭箴之袖中乃出之  
使郎廳誦其罪人之耳邊乃曰取招結案

如沈尚吉鄭麟重等是也曳出鞫庭及倒  
刑所已冷之屍矣所謂招辭既非罪人之  
招辭則搆捏虛無何患無辭也餘皆放此  
所謂觀相者陸玄亦是一鏡之親信者  
也一日則一鏡邀致陸玄辟左右而從容  
語曰密豐之長子年甫十餘歲而有貴相  
云汝暫往見之也陸玄如其言往見之則  
其相格不過十六七乃是凶終之相也佯  
言於一鏡曰果至貴之格也一鏡慙慙有  
喜色矣陸玄以如此如此之事說到於金



龍澤李天紀等於是諸人覩知其計相議  
曰若有立尚大之舉吾等當以死力除去  
之帝龍白望曰用銀貨締結池尚宮然後  
方可圖之約束之言果有此矣若其廢世  
弟而立尚大則諸人之議有誰曰不可乎  
一鏡之徒方其裝出變書也以李頤命奉  
使時持去銀貨者行賂北使圖得請見王  
諸弟姪之說嗾貴戚而囑宦侍已有進譖  
於主上欲以此為李頤命之首罪案而銀  
貨既其還完則恐不無人言方且趨趨之

際因帝龍得聞諸人所議之事把作奇貨  
以辛丑冬間所議事變之以先王患侯之  
時以除去尚大之計推之以謀害世子之  
議而終以李頤命推戴造出四大臣之罪  
案果如變書之辭而李天紀等所議在於  
先王患侯之時則先王昇遐之後領相摠  
執權綱三相皆處三事之列四相邊人皆  
據緊要而尚宮應已締結矣三手亦當夙  
備矣有何忌憚而主上嗣服之初不施其  
計耶李頤命自其少也忠君之誠先王之



所明燭者故乃以宗社大計屬托之以先  
王之明監乃有此重托則世豈有叛臣之  
李頤命乎位登三事年滿八耄以此死喪  
無幾之人反有此謀逆之心乎假使李頤  
命有推戴之計當軫大臣卽金昌集而國  
家百事無不摠領則安有金相不知之推  
戴乎金昌集自清陰以後世篤忠貞之家  
而至於金相位在首揆佩國安危一段忠  
心在於保護宗社此則行路之所共知也  
而李師尚尹會李景說朴弼夢等請誅四

相也凡他架鑿之說姑捨謂金昌集指導  
姻黨及子支同謀推戴夫以金昌集終始  
爲國之至誠反欲北面於李頤命而同爲  
謀逆乎謂金昌集謀逆者殆有甚於謂曾  
子殺人之譖也李健命賦性剛直曾赴會  
圍之時有殊常之人來觀書頭直入臺上  
覩知考官之所使卽折試券稱病出圍居  
家常守儉約事君務從正直不遺錙銖見  
人不法之事少不容貸以是之故人多憚  
憎之心世人云三軍之元帥可奪而李健



命之剛直不可棄云耳歷事三朝位登鼎  
席雖毫分無可吹覓世稱清白宰相以若  
秉執皓首殘年豈或有背國家而叅謀逆  
乎凶徒之請斬四相也謂健命則三手之  
謀亦出於子侄掌上之字不越乎同黨云  
所謂子侄三手之謀同黨掌上之字乃是  
做出虛無之事也以此做出虛無之事又  
欲迨及於李健命昭臨之蒼天豈不怒乎  
傍觀之神人豈不憤乎是以日月之變星  
辰之妖逐日告警以至於海州石佛三日

流汗趙恭采素性諄謹廉雅居家殆若無  
能為而事君則忠直正大陋其從兄恭者  
從弟恭億之所為遂與三相追隨至於三  
相定策之議初不得與焉及聞定策日諸  
臣賓廳會議之命自江郊汲汲馳八直詣  
賓廳不顧死生同叅於定策之議以若危  
忠大節豈有謀逆之理哉凶徒之請誅四  
相也謂趙恭采則曰遂與三凶打成一片  
綢繆投合其於定策世弟之議趙恭采果  
與三相打成一片綢繆投合至於李願命



推戴之謀乃是凶徒餽出之事而其實則  
本無便是皮不存也毛安付乎在凶徒苟  
論四大臣可誅之罪案寧可曰無乎定策  
世弟此一欵為大罪案於凶徒其他在先  
王也在主上也宗社也以至于千後百  
世而以四相無可罪之事矣○白埜李天  
紀金龍澤等日受毒杖結舌不服而斃至  
於磔市之典則遲晚招辭必無也明矣然  
而謂以罪人某之遲晚招辭啟聞曰天紀  
則遲晚招辭如許如許白埜則遲晚招辭

如此如此龍澤則遲晚招辭如彼如彼云  
云諸人皆以遲晚不服竟作杖頭之魂則  
死後之殺魄豈有遲晚之理乎日加毒杖  
與訊刑罪人一縷之命至於畧存畧無之  
境則代作招辭勒捧遲晚如鄭獬重沈尚  
吉容或無恠而以不服杖斃之人謂有遲  
晚招辭肆然啟聞書出朝紙主上雖在於  
靜攝昏眩之中欺弄君臣敢忍若是哉十  
目所覩十手所指也以其不服遲晚也故  
至於杖斃則復豈有遲晚招辭於旣斃之



後乎以若昭昭難誣之事誣之如此獄事  
之全然無據於此一款可知也何必多辨  
也哉然觀其所謂遲晚拓辭許多不道之  
罪目初無半辭之出自罪人口也至於諉  
文歌詞百餘句尤有所絕倒者一鏡草出  
於燭下使童僊明孫正書明孫頗聰慧是  
夜一書之後能誦之若退處渠家之時則  
歌誦之蓋其歌詞雖誣毀聖躬乃絕唱也  
次次傳誦有人問於明孫曰此歌詞從何  
出也荅曰吾令監所作也一鏡所親之人

得聞之問於一鏡曰某歌詞令監作之云  
其果然否一鏡赧然作色曰從何得聞耶  
客曰此明孫云然矣一鏡曰吾與金春澤  
所親信人亦親信矣其人來云此歌詞而  
春澤所作云吾一見之而已客默思之金  
春澤在謫未還而已多年所奚暇作此歌  
也雖作之豈於門客遙使見之也心知一  
鏡之所作遂絕之於其夕飯和鳩於明孫  
所食之羹以殺之滅其口蓋一鏡之作此  
歌詞本是嫁褻之計也為明孫播傳無人



不聞而今乃以有靦面目謂以金普澤令  
李喜之作之使白望流入大內云而謄諸  
所謂遲晚招辭者也凶徒所云鑿鑿有據  
者其真鑿鑿無據也諸罪人生前彼徒問  
目之事皆是白地做出則况其杖斃後飾  
出偽招何患無辭不啻如見其肺肝也○  
叅鞫兩大臣金吾諸堂上推鞫後請對八  
侍之時每奏曰梁獄勿問梁王真有可殺  
之罪故田叔歸奏曰勿問於其勿問二字  
梁王之罪勿問而可知故也今世弟有梁

王之所犯而恭者輩亦奏之曰勿問耶列  
聖朝以介弟陞儲往往有之亦或有辭於  
後世而至於我春宮以先王之介子主上  
之寵弟當主上嗣續之斷望先王有屬托  
之命當建儲時急之際仍臺臣之疏請有  
諸大臣重臣二品以上獻議之命而皆奏  
曰可則主上稟于慈宮而慈宮許之主上  
親書爵號以下之遂定儲嗣以介弟陞儲  
位古往今來未有如我東宮之極為光明  
正大也及處春宮問寢視膳之際克盡孝



敬之道退歸私次日接師傅宮僚之屬克  
懋講學之道朝廷之政令一不參知甲乙  
之是非一不與聞其未陞儲也趙恭者公  
然以冒嫌二字侵逼之及其陞儲之後柳  
鳳輝以猝遽忙畧人心疑惑等說陳疏詆  
毀之使東宮不安於儲位自其後甚間之  
說日八於大殿而指揮聖復者四臣也指  
揮四臣者自有其人此則趙恭億半夜請  
對還收聽政備忘之際從容進譖者也自  
是之後聖眷頓減於春宮凶徒稔和其幾

遂囑兩宦官兩宮人防塞兩宮問寢之路  
而乃欲除去世弟若非慈宮力扶之恩何  
由脫夫子於劔乎積費凶計謀害東宮之  
事一朝誤了則裝出睦席龍上變上變之  
一片精神在於構陷東宮故飾出東宮兩  
段犯干之事彖列於變書中至有主上下  
示東宮之舉苟有人臣一分為宗社之心  
構誣東宮何忍若是也使主上篤友之心  
遂有此疑惑之端又何忍若是也此而不  
足設鞫之第二日趙恭者崔錫恒等奏曰



凡干世弟之事勿書於鞫案此非扶護世弟之語也乃是露出世弟真有干犯者然也此又不足乃以梁王勿問為奏此則以梁王可殺之罪直加於東宮而陰欲使主上酌處也彼凶之徒謀害東宮何其一至於此哉設令世弟欲有干犯之計而以外朝言之則自大臣以下至于三司之臣而皆凶徒之邊也以大內言之則宦官宮妾皆凶徒之親也有何容手之道乎此則渠輩之自知也但東宮孤立無倚如墜針氈

小心翼翼益懋孝敬之道而已矣不啻若白玉無瑕而勒加以梁王罔赦之罪逆乎忠乎忠乎逆乎問諸三尺童子也雖莽操冀顯無以加此也

十七日大司諫李師尚獻納尹會掌令李景說持平朴弼夢八對請四大臣亟正邦刑金昌集李瀾命則依啟李健命趙恭采則不允凶徒之必欲死四大臣者亦出於田叔除去梁王隨從之意乎世弟元無梁王之所犯四大臣亦何與同於梁王之隨從乎



鞠廳罪人李喜之刑八次不服而斃○十九日金龍澤之子大材自現絞殺之○五更傳曰李頤命發軍拿來○鞠廳罪人張世相刑八次不服而斃磔市○鞠廳罪人洪義人刑九次不服而斃○二十四日鄭獬重之子珀絞殺之○領右相請對之時以先朝舊臣不待究覈逕施刑戮此是三百年所無姑待拿問得情而處之為奏則上許之矣又因一鏡之疏以亟正邦刑更為處分矣○領右相更奏曰日昨登對時頤命昌集拿鞠後正刑事

陳達蒙允矣更思之二人罪狀昭著既無可生之道曾經三事之人施以拷掠之刑有所不忍曾前後命多及於中路朝臣諸議益多如此遵先朝已行之例取盤水加釦之義參酌處分上曰勿施拷掠之刑儘好云云政院啟曰領右相劄中既有盤水加釦等語而勿施拷掠之刑為教矣當以何律舉行乎傳曰加釦領右相昨既以拿鞠得情為奏而蒙允今又以盤水加釦改奏而蒙允前何心也後



何心也王命之屈伸俯仰在其掌握也四  
臣之無罪路人之所知也雖於領右相之  
心直施正刑尚有慚愧故所以請拿鞫也  
其請拿鞫者豈其真情乎既其蒙允則當  
拿鞫兩大臣矣將亦以虎龍變書而問目  
乎兩大臣初不入於變書之中則亦不可  
以此問目無他可問之目而實有難處之  
端故旋奏以拷掠之刑有所不忍請施以  
盤水加釘其果出於不忍拷掠之心而然  
則可謂仁人君子矣詐偽奸巧之情態莫

掩於昨今之間也

二十五日宗廟展謁之時上方乘玉轎下備忘  
記曰先朝舊臣一時賜死有所不忍傳旨還  
收減死圍籬安置三司諸臣以還寢兩大臣  
減死之命七次力爭於玉轎前而並不允此  
時則主上痰火稍降精神乍回之際也還宮  
後判禁沈檀同禁金一鏡柳重茂以兩大臣  
減死之命還收亟正邦刑事聯名陳疏而還  
出給○二十六日疏決大臣三司八待時兩  
大臣減死備忘還收事下教有中間旋旃之



致也○壬寅四月二十七日金昌集星州賜  
死臨命之時有詩曰燈火青燐問幾更自然  
臨命意難平鄰鷄喔喔夜何短城角鳴鳴天  
己明吉語乍傳那復喜凶音繼至不須驚泉  
垓此去從群季全勝人間獨苟生又曰受君  
如愛父天日照丹衷先賢此句語悲切古今  
同○三十日禁都鄭錫範李頤命賜死後八  
來○鞫廳罪人李器之刑十八次不服而斃  
○鞫廳罪人李弘述柳厚章刑各九次不服  
而斃○鞫廳罪人趙松刑九次不服而斃○

鞫廳罪人李宇恒白烈伊刑十一次不服而  
斃○鞫廳罪人李尚醜刑九次不服而斃○  
玄德明刑二次自殺物故

先是睦帝龍高聲咆喝於鞫廳罷後日吾  
不違於諸大監所令而尚今不解枷何故  
也兩大臣以下皆目之翌日啟聞解枷至  
是帝龍褒賞放送○鞫廳大臣以下三司  
請對八侍時奏曰賴睦帝龍上變諸賊輩  
情節畢露承欵伏法者甚多宗社賴安其  
功大矣不可無褒賞之典令該曹考例舉



行上曰唯歷覽禁府所啟諸罪人箇箇不  
服而物故其所數三承服云者連被毒杖  
頃刻杖斃之人有何承服之精神乎皆是  
自堂上代作招辭而曰遲晚招辭苟有其  
絲毫所犯許多罪人身被累次毒杖一同  
不服而杖斃乎無一承款之人而以承款  
伏法者甚多為奏非徒欺罔君上欲欺誣  
一世之耳目其如世人之有耳有目何哉  
如彼淺淺露肝肺之類橫行於三事御宰  
之列時事可知也○睦帝龍變書三手中

丸藥一款謂之罪人招辭云者曰丁酉年  
錦平尉使行時付銀五百兩於驛官張判  
事買來於中原云按獄大臣趙恭者分付  
譯院使之搜出則十年前張姓譯官八去  
中原今年張姓又八去而其間杓無張姓  
八去之事趙恭者憮然顧左右而太多悶  
然之色矣良久曰只以置之為答帝龍變  
書中条列者皆是張姓譯官之虛無孟浪  
也○趙遠明李真洙李濟尹會鄭雲柱金  
始煥朴弼夢鄭楷柳萬重李師尚李景說



以四大臣按律事合啓而兩大臣金昌集  
李頤命正刑事依啓矣宗廟展拜次乘玉  
輜之時還收兩大臣賜死之命諸承旨累  
次力爭而一并不允因判禁沈檀同禁金  
一鏡柳重茂聯名陳疏還寢兩大臣減死  
之命兩大臣賜死後駕籍啓金始煨金致  
龍南就明趙景命黃爾章朴熙普李師尚  
李濟尹會徐命遇慎惟益李景說李真淳  
鄭壽期朴弼夢趙遠命金洪錫

五月二十六日大殿王世弟迎勅後還宮

夢窩金相公以壬寅四月二十七日受命  
于星州地返櫬到達川店是朔戊五字缺  
布衣友人完山李聞政俱酒而酌  
靈魂掇袞辭而告時事其辭曰白犢觸靈  
樞兮玄狼跳而噉五蛇無伯仲兮假衛降  
而妖書二字缺齋而分手兮鵬舍蠹舟之  
恨殊塗不意金臺之相逢兮羨子佩之蘭  
莽繽紛竭忠精而擎極柱兮蹈正路於南  
荒非易水之行兮窈余意夫震澤定而素  
履安夫何鷓鴣之一鳴兮盡衆芳之推委



月驛哭迎方忠魂凜方宛如覩揮規塵而  
潔淨方薦屈糝而嗟唏勳邈而惠新方懷  
隙而迺罰釦無眼於蒲胥方子若孫又朱  
崖動 聖問於靜攝方白首相其安在撫  
靈輻而悽切方舊布衣之農叟 公像儼  
於淚眼方星月朗方松柏寒攬時事而心  
語方英靈降方剡剡曾謀削於兄爵方遽  
潛入於公門 慈聖排閣門於半夜方睿  
邸阻覲路於 大朝血海狂流於福堂方  
伴虎驅而鯨噬 弋鴻而煮鳳方食樂而死

苦曩余言之公未信方約主謀而年主事  
李相之所處方易為人之覓疵維公蹟之  
光明方質鬼神而無愧儘楚相之不可為  
方積猜於羣小惟吾性之踈狂方不知得  
失之為何物賒材濁而取醉方招野老而  
結交鷗盟而鷺浴方蟻吹螿射方何能及  
絕一世而遁跡方詔八子而杜門曩若從  
勸勉而慙懃方欲哭固而得乎嶺雲變隸  
方精忠方上結撫靈輻而悽切方樑摧歎  
而絃斷涕憶昨琴軒之樽酒歡方固此生



之已矣憶昨蒼崖之傾高駕兮固此世之  
已矣已矣兮已矣兮徒生者之悲耳故人  
酒兮庶公神之格饗○是日夕上食及  
翌日朝上食自家中備來本家上下六人  
朝夕飯自店所備饋是夜聞隨喪奴福童  
所告則曰星州人心極凶大監喪出之日  
姜哥兩班作頭聚會諸班於南門樓以大  
監喪出謂之大慶大張鼓樂本官禁止則  
厥輩咆喝曰國家大逆今既伏罪則臣民  
之大慶而何故禁此宴也大是異事本官

亦不更禁小人心極痛極痛又告曰有  
恩人大監喪出後各處若干賻物不滿二  
百兩而僅過初終只餘五十餘兩運柩一  
款實無計策有李班者發其奴丁而不足  
則又借一家奴丁合以七名助給故賴此  
而奉柩踰鳥嶺踰嶺之後李班奴丁皆歸  
故賁人到此而路資亦無所餘擔軍雖欲  
賁出而亦無奈何因迫因迫云云及聞此  
言令人落淚處也仍念此鄉亦南少鄉也  
徒懷慶之心皆如星州姜哥也能出義氣



之心更無星州李班也自此運樞今在余  
責也向議處只是文巖公而亦在謫所倉  
卒之間若無變通家中只有一奴二婢夫  
卽地招來以助擔軍鄭戚聞此言送一奴  
本家下人合為九名擔軍不足而盤纏亦  
乏僅得十八兩午後發行奴忠男有絕人  
之力故當前獨擔至本第而忠男飲暑嘔  
泄強病還發到白巖而死可惜其忠心

六月初六日備忘記陳葵兼奏請使李健命鞍  
具馬一匹奴婢四口田十五結賜給金始煨

南就明金致龍趙景命朴熙普等疏略曰伏  
見備忘則正使李健命一體論賞而第念健  
命罪名至重方在荐棘中臺諫合啓聲罪以  
極律固不可以功掩罪况且彼中呈文酬酌  
之語有非人臣所忍發口者其罔上不道之  
罪所當請討之不暇尚何可混論賞功之典  
以駭四方之瞻矚云云

所謂呈文酬酌之語卽彼中有所問而隨  
答之事也閣老以皇旨而王有何年紀為  
問則固可以某年紀為答也彼以係何病



症而病勢若何為問則亦以宜因奏文辭  
意國王自少多病氣甚痿弱積年醫治為  
答也彼以嗣續之路何至絕望從前不曾  
生過或生而不育為聞則亦宜以因奏文  
辭意廣試求嗣之藥而終無效驗前後兩  
妃左右媵屬一未有胎育此可見嗣續失  
望之實狀此皆以奏文所載而答之也祇  
無一言半辭增飾者也而彼其之徒以媵  
妾之說作為誣上不道之大罪案主上以  
千乘之君其有媵妾即是當然之事也雖

禹湯文武亦無所愧則健命以主上之有  
媵妾言于彼中者有何貽着於聖德而驅  
之以不道之罪逆耶此所謂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也以此為李健命之大罪案則李  
健命之無他罪案於此可知也○李健命  
使還到鴨江有詩萬里纔還到鴨頭本朝  
消息魄難收老臣刺鎖何須念姑保東宮  
少鮮憂○拿囚罪人鄭宇寬在獄中以沈  
檀金一鏡元徽尹就商不道事上變沈檀  
金一鏡尹就商胥命闕外矣領相趙恭者



右相崔錫恒盤覈後請對八侍所啓曰宇  
寬與諸人不識面則世間豈有不識面之  
同黨乎此是白望死中求生之餘謀為奏  
矣以虎龍上變之孟狼而言之則宇寬亦  
或孟狼然中間所為亦涉於其然未然而  
今以宇寬擬之於白望何其謬哉宇寬則  
曾無與一鏡半夜謀議之事歸之以不識  
而猶可也而白望則一鏡邀致與帝龍爛  
熳同謀於半夜而白望中路背走當其鞫  
問之時白望之杓抬直出前夜一鏡謀議

之言白望亦不識一鏡之面乎謂宇寬不  
識一鏡之面尚或無怪而一鏡與白望前  
夜相對爛熳謀勾者也今以白望恬然同  
歸於宇寬其言亦甚孟狼也○自內兵曹  
移鞫本府之後鞫事一倍陰秘白望之逐  
出金一鏡沈檀崔錫恒趙恭者之抬辭白  
望既背一鏡之前夜相議則雖有假量終  
未詳聞禁府羅將梁千石為名者乃義氣  
人也若當鞫廳之時渠之所見應罪者堂  
上雖欲歇杖而必重杖之渠之所見究罪



者堂上雖欲重杖而必歇杖之蓋以善杖  
名焉當其白望輩之鞫問千石以執杖八  
叅蓋其杖法渠欲歇之則一杖雖至流血  
而其後則雖至百杖不傷其肉故自白望  
以至諸罪人而連被九杖十次十一次能  
保命也一日補疾出來因謀避不更入十  
石曾學書字於一兩班有師弟之厚誼矣  
其兩班聞千石之出來乘夜招致從容問  
鞫事之始終其兩班乃彼此不闕之人也  
故千石亦稔知之乃不諱而言曰金一鏡

杓以帟龍變書次次問目白望聞之既乃  
暴白汝非日昨之夜使帟龍招我密議廢  
東宮立尚大之金一鏡耶汝輩曾有如此  
之議云故我與帟龍李天紀金龍澤諸人  
等相議曰若至汝輩之計成則吾等出死  
力謀死尚大復立東宮而以銀貨締結池  
尚宮然後可以周旋此事故先以聚銀貨  
豫備為議而乃以效忠義於養性堂各書  
掌中為盟彼帟龍首叅而發此論者也今  
忽反去八於汝輩之凶計而為汝所誘邀



我而去我聞汝謀則果與前聞符合而大  
是逆謀故吾中路背馳矣吾輩之所議汝  
輩之所謀與之相較則孰忠孰逆汝當卽  
速下堂與我同此鞫場下其忠逆可也而  
何敢生心晏然坐鞫廳以汝終夜飾出帟  
龍之變書問目於我耶一鏡無一言卽速  
退出兩大臣又以帟龍之變書問目白望  
張目叱之曰汝輩不聞俄者之戒之向一  
鏡言乎一鏡無所可答惶惴退出汝輩之  
所卽見也而又以一鏡飾出虎龍之變書

問目於如我忠赤之人乎汝輩亦是一鏡  
之同類大逆也又叱沈檀曰汝以先朝失  
志之人到今聖恩罔極超擢吏判於汝過  
望矣不思報效之誠白首老漢乃反與一  
鏡謀逆乎於是兩大臣金吾諸堂皆退出  
胥命而虎龍則垂頭喪氣莫敢開喙因並  
下獄自其後移鞫本府而如前以變書問  
目虎龍與罪人面質則只以變書所言強  
言之罪人若出如前之言則以朱杖擣其  
口使不得言堂上但以直告號令嚴飭羅



將枚枚毒杖罪人終結舌不言箇箇不服而杖斃其中如有不勝毒杖搖其頭項者乃曰承服而其遲晚招辭則出自堂上獄事自初至今而如此而已言之陋矣其中金省行最難者也聞其問目無一言所答郎廳促其供招乃曰吾欲言之則汝輩以朱杖擣其口何可發言乎只可杖殺吾也吾不復言矣罪人少敬頭項則汝輩謂之承服我君子也自當頭容直矣自一次之刑至十一次而精神不失頭髮不搖許多

罪人中獨金省行如此云矣

初八日先大王大祥親行後大殿王世弟還宮虎龍之變書已は無中生有虛無孟浪之事而至於權益寬之疏尤甚於虎龍之變書也其疏略曰先朝大臣世家舊族締結宦妾圖為不軌云云此諛所謂我歌查唱也北門潛入之大臣無喉院之啓聞而曲逕入侍此非宦妾之締結者乎囑兩宦二婢防塞世弟之覲路欲除東宮此非締結宦妾圖為不軌者乎此皆形跡之彰露莫



掩也四大臣則何常有如此形跡之彰露乎且曰兩賊之父若兄俱不良死陰畜懟上之心幽而為三手顯而為四劄至於宮城陳兵之計云所謂質藥來者張姓本無則其他何可復論乎至於四臣之聯劄若念國事則世弟代理實為宗社永固之道而且况主上初備忘還收之後斷自宸衷復降代理之命連日伏閣三日庭請連以牢定為教則四臣乃以丁酉節日舉行為劄者即是為國之計安有不軌之心乎飾

出變書白地搆陷此而不足至於權益寬以舉兵犯闕誣陷四臣殆有甚於變書之專無憑據也又曰奏文既是健賊所搆而襲桓溫誣廢之語及至燕京誣上添誣云奏文中痿弱之一痿字何常一毫近似於桓溫誣廢之語乎媵妾之說何足為主上之累德而健命之誣聖乎又曰恭采情犯殊無異同云恭采則莫以加宮城陳兵之說而且無聖上媵屬之說無辭可捉之隅則只曰情犯殊無異同胡為乎到此語窮



也言之無實若水之無源旋以涸也李顯章之疏亦甚於權益寬而四臣之日夜經營必欲顛覆我宗社而後已云四臣豈有覆宗社之理乎自主上嗣服以後勾徒之晝宵經營在於謀除東宮也排布設施極備於二宦二婢而為神人之所猜祖宗之所怒誤了其計又裝出虎龍之變書必欲搆陷東宮而後已此非覆宗社之凶計乎謂四臣覆宗社云者乃其不知不覺中自謂之言也繼以有李明誼柳弼恒權益淳

金始煥等聯名討四臣也其中一句語又有絕倒者舉兵犯闕之謀載於李弘述之直招云李弘述不服杖斃者則於其生前無此直招也明矣於其死後或借明誼弼恒等之口有是直招也歟忠魂毅魄必無此理也○一番之徒羣起秩興以金昌集李顯命孛籍事及李健命趙恭采正刑事極盡惡啄之言爭投挑憤之章而每以不允答之且上有時顧問於近侍曰世弟可乎左右可乎為教彼其之徒每於不允之



答顯有不滿之心而及聞此教聚口而言  
曰其於判座之非何哉有耳者聞之皆曰  
凶逆哉彼徒也

三司校理李明誼呂善長副校理柳弼恒修  
拱李顯章權益淳執義李濟掌令李景說持  
平李巨源司諫鄭楷獻納李真淳正言李圭  
輔具命奎請對八侍時合啓金昌集李頤命  
孥籍事李健命趙泰采正刑事上又不允○  
三十日右相崔錫恒請對八侍時今番錄勲  
依中宗朝盧永俊例只以虎龍封君事為奏

帝龍不過受人指揮者也然不可拔於封  
勲之典而發蹤指示之元勲不可勝籌錫  
恒之獨舉虎龍者亦何意也人莫不恠之  
矣七月初五日司直申慶濟之疏亦甚悖  
矣所謂慶濟八十老者有何所求而為人  
指使肆其惡啄搆捏四臣有甚於權益寬  
歷舉被戮之諸罪人而至以宋允庵追奪  
事闖發於疏中亦何意也宋允庵道學文  
章牛粟後大賢人也際偏黨方張之時為  
人倚齷雖有訾毀之言而至於華陽洞裡



茅屋祭昭尊周大義煥如日星在後人皆可欽仰而無可非間彼慶濟者何許人也而敢如是耶蓋其疏初頭非斥趙恭者治獄緩歇而至謂曰以巨魁大慝為同堂弟尚何足道哉愛欲其生固其分也托疾不叅亦其宜也云云所謂巨魁大慝即指趙恭采而與趙恭者為從兄弟之謂也恭者其果愛恭采而欲其生乎亦果為恭采而不叅鞫乎然則當四臣勘律之時朴弼夢以為趙恭采則不無差別欲為減等趙恭

億使人暗囑一體圍置此果愛欲其生者乎虎龍之變書專為驅殺四臣之計而趙恭采即其一也趙恭者自初叅鞫烏在天為恭采不叅鞫之意乎忽於中途托疾而不叅鞫乃於是日嗾慶濟而陳此疏欲示人外禦之意也然人孰信之乎其兄趙恭萬賦性木強議論歧貳常責其兩弟曰勿為亡國亡家之事兩弟恨之暗嗾人削出其兄爵教官以若秉心之不良豈有絲毫為恭采之心哉其設心則必並殺恭采而



後已也苟有欲生之心在其掌中矣

七月二十三日訓局中軍柳就章處斬

趙泰億之僮人孫大喆即柳就章之乳母女胥故就章有所相親矣王世弟冊封後柳鳳輝以悖疏之罪有鞫問之命是日之夜柳就章以內禁將巡監宮衛到青陽門則着軍服一人急避而八行跡甚殊常躡其蹤則即入于宦官八番處所待其出捉之乃孫大喆也責問曰汝以私家僮人變服而入闕內是何故也為誰使之也大喆

曰有可八之道故八之而誰某之使非令監之所可知也柳就章忿之即結縛方欲待明艸紀矣宦者金景禱即知之來言曰此人即吾之妻四寸也渠有緊急之事而難待吾之出直故變服八來若有私故急通之事則使私人變服八送此是吾輩之例事也令監勿恠之即為放送云就章見欺而遂解送矣追後知之則乃是趙泰億所使而圖其柳鳳輝鞫命還收事也柳就章之積忤於趙泰億不見可圖也至是約



無問目直以撲殺為主一次之刑脛骨盡碎二次三次有何生氣乎所謂承服招辭云者非自於就章口中出也乃自於鞫堂袖中出也則何患無辭也是故觀其諸罪人招辭云者則如出一人之口吻也柳就章之巡宮禁雜卽其職分也殊常人之乘夜八闕實是疑端也躡其蹤而捉其人則乃趙恭億之僉人尤為訝恠之事也責問其故所答不順則雖曰卿相家寵僉結縛之而欲其忤紀亦其職責之當然以是而

嫌焉搆虛而殺之甚矣哉

二十六日就章之子選基行刑○同日沈楷連刑十次僅有一縷之息矣謂奉承服招辭而處斬○二十八日王世弟永昭殿進寶冊改題主舉動後還宮○八月初一日孝寧殿朔祭王世弟攝行○傳曰閔鎮遠負犯雖重禮待之道不宜一向廢棄特為放送○初五日孝寧殿禫祭罷後王世弟還宮○初九日三司權益淳呂善長李明詎梁廷虎李普昱具命奎鄭楷李明彦尹大英金重熙李匡輔李



真淳伏閣請李頤命金昌集孛籍李健命趙  
泰采正刑上不允至於三伏閣並不允○初  
十日肅宗大王仁顯王后附大廟親祭後大  
殿王世弟還宮○三司連日伏閣一並不允  
○上因崔錫恒趙泰億李光佐金一鏡金始  
煥李真沫柳重茂李台佐李肇韓配夏尹就  
商李師尚金重咒李森朴弼夢權益淳李顯  
章呂善長趙翼命李明彥鄭楷金重熙尹大  
英李匡輔李普昱李明誼梁廷虎李真淳具  
命奎等一日三次縷縷陳白金昌集李頤命

孛籍事及李健命正刑事依啓趙泰采正刑  
則不允

泰億以泰采之從弟恬然叅啓人皆椰榆  
而言曰如彼無人理之人鳴軹嗔街揚揚  
自得獨不愧於心也亦不畏於天乎彼死  
之後以何面目拜其祖於地下云云當日  
諸臣之啓甚於昨冬六賊之疏矣其曰潛  
上節目之劄欲售迫脅之計云帝王萬幾  
之治專係於聰聽明達而主上以堯舜之  
姿忽搆竒疾於早歲常有昏眩之症而至



無嗣續之望先王之所以深慮也及遭諒  
陰之痛極盡哀毀之節王侯倍前添加聖  
聰尤多減損百度不期弛而自弛庶務不  
欲惰而自惰民憂國計莫可振刷當此之  
時世弟代理實關為國家長遠慮之道也  
然此在主上默運量斷之間也有非臣子  
所敢陳達之事也而趙聖復肆然疏請蓋  
其愚忠之心雖出於為國遠圖而論人臣  
之道理豈敢逃吾君不能之心乎此所以  
主上激怒而聽政之備忘猝下於半夜俠

朝臣之心有所懲懼而因宰臣之諫即為  
還收備忘之所以下所以收皆合於聖王  
嚴寬得中之度也惜乎吾王其有疾病清  
明之時常少而昏憤之時常多也至於再  
下之備忘既其斷自宸衷而於諸臣之累  
日庭請每以牢定為教主上自潛邸之時  
至嗣服之後而一言一令之間初無虛偽  
之教矣庭請批旨之中疾患難強之教及  
國勢孤危之教非虛偽也乃真情也且代  
理與聽政有異而依丁酉例舉行為教諸



臣之累日庭籲一不允從則其在人臣之道以君上累累丁寧之教豈敢歸之於虛偽也哉四大臣不得已遂陳丁酉節目舉行之劄一依君上之教而請行君上之教何謂曰潛上也何謂曰迫脅也其曰篡弒廢黜之謀無所不至云此真彼徒自謂之說也迺君既陞儲位則君臣之分固已定矣而彼其之徒尚懷貳心潛結貴戚密密謀議者乃立尚大之計也此則出於白望之初指而金一鏡沈檀之見逐者也禁

府羅將梁千錫之目見昭然口傳分明矣立尚大之謀若非彼徒之真贓則何可見逐於白望之指乎彼計若成則東宮難免於彼徒所云四字之禍矣又兩宦二婢防塞覲路除去東宮之計者亦誰之使之為也若非彼徒之使之為焉則當其發覺之日不欲鞫問根引直以正刑為奏何也汲汲滅口之計已其昭著矣及夫物議誼騰諸疏紛起則不得已而設鞫而任他二婢之自斃只以兩宦強為刑訊拔其誰某指



使之招但以朝政干預之招作為推案州  
州勘獄勾謀秘計雖欲掩諱而綻露無餘  
彼其之徒安敢以宦妾之變非我所為也  
云乎若非慈宮之力扶則東宮亦難免彼  
徒所云四字之禍矣四字勾謀又此誤了  
則金一鏡篩出虎龍之變書搆誣東宮一  
其不足至於再矣主上遂下示東宮則東  
宮之悚凜不安當如何也又按獄大臣趙  
恭者崔錫恒判禁沈檀初以鞫招之凡係  
東宮者勿書推案為奏此豈為東宮之意

哉其實則故明東宮之爛出於鞫招也每  
於鞫廳罷後請對八侍之時則以梁獄勿  
問為奏此則以梁王之罪犯勒加於東宮  
而欲使主上酌處也彼徒之篡弒廢黜之  
謀無所不至云者豈非自謂者乎虎龍變  
書即金一鏡之做出也所謂鞫招即按獄  
諸臣代其不服杖斃之人及累刑未冷之  
屍而供招者也其偽昭然矣以若變書之  
做出鞫招之偽篩必欲篡弒東宮廢黜東  
宮而終未得逞奸於聖上則反以四大臣



陷之於篡弒廢黜之謀小人輩之禍人家國若是其慘矣其曰四凶之聯劄卽其平地手云向時做出柳就章之偽招以金昌集陷之於宮城陳兵而謂之曰三手中平地手也向所云陳兵之平地手今忽變聯劄之平地手何也其不以陳兵搆譖終有憚於不近理之誣說故歟以四大臣之聯劄謂之曰平地手則猶或為吹覓之端而以金昌集謂之曰謀兵則不啻若曾某殺人之說也○四大臣之聯劄實出於為國

愛君忠直之心也何者以言乎國事則世弟代理然後轉孤危之機而措安安之勢矣以言乎上候則世弟代理然後無酬應之勞而致調攝之便矣況且累度批旨哀矜惻怛暴露真情連以牢定丁寧為教則在人臣分義豈敢以丁寧之累教歸之於虛偽而一直不遵也哉若其歸之虛偽而一直不遵則是待其君虛偽而烏得免慢君之心乎所以有聯劄而實為忠直之道也再下代理之備忘斷然是主上之真情



而若非奸徒織貝之譖豈有半夜更化之舉乎主上真情之所以然及奸徒甚間之所以逞有班班明驗之端諸臣之累日庭籲終不允從則此豈非聖意之牢有定乎恭考一言之暫奏特寢成命則此豈非膚譖之售已深乎昨冬六人疏中有一可笑之言以當時諸臣之三日庭請與已巳旬徒之半日庭請無異五十步百步之間云而遂以庭籲之只止於三日為四臣之罪案然則趙恭者有其許多日庭籲之不已

而得回聖聰耶果如是也則以庭請之止三日責人之不誠可也而不過片刻半辭之間猝反主上牢定之事則昭然是譖間之所逞也頓無慚愧之心而反以譖間之所逞自以為忠嚇視他累日之誠籲而作為構罪之端小人情態有不忍正視也十四日墨世刑十四次不服而斃○八月十五日李晚成卒于獄中○十六日李憲刑九次卽是未冷之屍而結案取招云行刑○十七日梁益標直以撲殺為主四次之刑脛骨盡



碎十二度之杖兩脇并折亦是未冷之屍而  
結案取招云行刑○李明佐亦是未冷之屍  
而結案取招云同日行刑街路觀者皆曰今  
番鞫獄何多斬屍之逆也○二十八日金盛  
節行刑

自有國鞫獄以來或有誣獄誣招而未嘗  
有偽招矣今番鞫獄則前後諸罪人之招  
莫非偽招何以知其偽也推案既書之曰  
不服杖斃而繼書之曰承服招辭不服杖  
斃者安有承服招辭乎其所謂承服招辭

者的然是偽也崔錫恒從容語沈檀金一  
鏡曰以不服杖斃之人謂有承服招辭者  
終不近理自今以後不服杖斃者勿書承  
服之招覘其物故之前垂死之際以承服  
招辭書出推案仍卽行刑則事面無碍獄  
體安當云沈檀金一鏡然其言乃以未冷  
之屍云有承服之招而書出於鞫案其為  
偽招則一也雖以偽招而言之偽招之跡  
安可掩乎所謂李憲之招云者曰矣身丁  
酉為豐德府使時聞張世相之言則曰將



有獨對之舉故先通於願命則願命不信矣不久果有獨對之事願命始信世相而取銀入送使世相置于池尚宮云李憲不過一疎逖武弁也世相雖知有獨對之舉通于願命有其銀貨隱微之事而豈有與李憲說道之理也世相一微賤宦者也先王雖有使願命獨對之意而此是淵衷間默運之事則豈有使世相預知之理乎以萬萬不近理之說作為李憲之招辭者非但為明願命獨對之罪也欲彰先王當日

之過教也又其招曰丁酉以後願命與昌集因世相及池尚宮每置廢東宮之事而先大王豈因宦妾之言為此舉乎是以事終不成云先王以世子有難治之疾而且無嗣續之望深有宗社之慮仍於獨對之時遂有過失之教願命若有廢東宮之心不暇承順之對而乃驚惧失色而奏曰殿下何出此言也怫怫欲退先王知其莫可以動更教曰令世子代理願命乃奏曰此則下議于諸臣之事也遂降世子代理之



命若使頤命有一言將順之奏則當日之事有未可知也其果有廢東宮之心何必牢塞先王之發端而乃與宦妾苟且謀議耶自世子潛邸之時至嗣位之後而金昌集在藥院或丸藥或湯劑無常封進金相如有謀勾之心和進鴆毒在其手中而不此之為何必與宦妾之輩交通密謀耶先大王豈因宦妾之言為此舉云云之說詳究其語趣則宦妾以李頤命金昌集廢東宮之議勸於先王而先王有所不聽者然

尤不近理矣先王雖有一時過急之教而頤命昌集安敢以廢東宮之議使宦妾而奏之也宦妾雖捧百萬之銀貨而安敢以二相之議而潛勸於先王乎若使有是奏於先王則以先王聖謨之明止慈之心豈徒不聽而止乎宦妾與二相難免頃刻之誅戮矣其若先王徒止於不聽而不以為罪則是先王徒惜宦妾與二相而不慈世子也以先王止慈之德豈有此理也哉今以先大王豈因宦妾之言為此舉一句無



端闖入於罪人招辭以不慈之科陰加於先王何哉李憑有何嫌惡於先王而當具臨刑之時乃以不慈之科欲加於先王也哉斷斷是先朝失志之徒久懷次骨之惡當今日得意之時憑籍罪人之招而潛售報毒之計也此果李憑之真招也○梁益標之招辭云者曰宮城扈衛一欵昌集健命相與謀議庭請罷後即欲舉行云云其前柳就章之招辭云者曰先大王國恤後即欲陳兵而拘於訓局中軍李森之勇不

即行焉云矣今則以所忌之李森為忠兵以所信之柳就章為中軍而庭請既罷排布且成則有誰顧忌而不行宮城扈衛之計耶因既無宮城扈衛之事則其所虛誣一般是以李弘述不服杖斃之人云有習陣罷後回兵之招也李弘述習陣之後安有回兵之事耶○李明佐招辭云者曰一日金時恭來言矣身曰時事明有好機會今夕君家大監有承牌之舉勿為搖動內着戎服由小路詣闕為宜云此則當句內



不成說之偽招也金昌集既是大臣則安  
有大臣牌招之例也雖有牌招之舉有何  
搖動之事乎且其日之夕初無牌招之事  
矣着戎服之說亦何也前後諸罪人之招  
辭云者曰聚銀貨八送于宦妾之輩潛圖  
行藥之計云所謂今夕果其行藥之時而  
使金相着戎服而詣闕耶行藥之事不在  
金昌集之戎服詣闕而只在於厨房婢之  
和進於御膳則何用金昌集之戎服耶戎  
服之俱必用於陳兵之時也而所謂今夕

初無宮城扈衛之事則以金昌集單獨一  
身着戎服詣闕將何用哉指其無源之水  
曰派流旁通謂彼無根之木曰枝葉暢茂  
人孰信之乎不徒不信必以其人歸之虛  
妄其所以不信而終歸之於虛妄者以其  
必無其理也今夕承牌之說及着戎服詣  
闕之說卽是萬萬無理之虛說也金時恭  
以不近理之虛說言于李明佐者萬無其  
理也李明佐以無所聞之虛說發於招辭  
者亦萬無其理矣夫金昌集乃彼徒之最



所切齒者也其所切齒者主張王世弟策封之事故耳必欲陷之於極逆之科而乃偽飾諸罪人之招架虛鑿空之說無所不至而至於李明佐之招無復可說之端則以著戎服詣闕之新說添入之欲使金相難逃謀兵之逆然自不覺其偽招之益露莫掩矣○金盛館招辭云者曰丸藥丁酉年錦平尉使行時器之父子以銀五百兩付譯官張判事買來云其前李瀕之招辭云者曰李瀕命自北京買得毒藥持來兩

歧分給一派則徐德修也一派則器之天紀云其藥之即揀立斃者乃罪人之供招也而盛節之招曰厥藥使鄭宇寬八送于張世相則世相與水刺間次知金尚宮同謀一次試用於上躬則旋即吐出器之輩以為藥不猛毒更為聚銀買得他藥而來云立軟即斃之藥固如是乎李瀕之招辭云者曰厥藥試之李昭訓則昭訓即斃云藥則一也而毒則何其前後異也試於上躬之說及試於昭訓之說皆是虛無也主



上曾有黃水之吐出矣遂以此將欲明試藥之真贓故乃以與金尚宮同謀一次試用於上躬旋即吐出之說闖入於盛節之招然其果有試藥之事則雖無猛毒之患而曾膈煩悶腸胃憤亂玉體之不安在所難免豈徒吐黃水而止哉至於李昭訓適以急疾而死於闕內則奸徒從其聞知把作奇貨而欲為試藥之明證乃曰試藥而斃蓋其謀雖甚機巧然其於藥毒之前後有異何哉丸藥一欸既出於虎龍之變書

而欲明其丸藥之實迹借李憲之招而謂之曰張判事買來於中原之行借盛節之招而謂之曰李願命買來於使行之時鴆藥亦多於本國矣若費一兩錢則藥不可勝用而何必多費銀貨遠求於中原之藥乎既其虛說也既云買來於中原而無所一試則恐歸於虛說欲明其試藥之實迹而借李憲之招謂之曰試之於昭訓借盛節之招謂之曰試之於上躬厥藥之毒前後有異則亦并虛說也至於試之上躬不



可無丁寧之證人故做出金尚宮則鞫獄大臣及金吾諸堂疏請覈出金尚宮金姓尚宮亦多於闕內矣主上於衆金之中誰人為行藥之金姓尚宮而摘發之耶金姓宮人真出於盛節之招則諸臣按鞫之時何不問名某家何而乃於盛節行刑之後以不知名不知家之金姓宮人請主上覈出是欲其八而閉其門也金姓宮人亦虛影也已鞫廳大臣趙恭者崔錫恒判禁李光佐等以金尚宮出付事為請批曰憑籍

黃水欲打老論尤極無據此等文字更勿舉論所謂金尚宮卽弼正也今已死矣何處做得為教一番之教搆虛捏無網打老論之計主上已有所稔知也向時黃水之吐出非由於行藥者主上亦有所自知也而今乃曰由於行藥出黃水欲以此而加之於諸老論之罪尤是千萬曖昧之說也其曰使金尚宮和藥於御膳以進云則亦必并御膳而吐出矣豈獨吐藥毒之黃水耶蓋主上黃水之吐當玉候不平之時適



有吞酸之氣所由致也因此一時偶然之  
症欲作老論謀試之證主上雖於玉候昏  
眩之中而翻悟打老論無據之計乃降此  
批明其奸計當日承此批之諸臣豈不悚  
然且赧然乎以此日批旨觀之則更化以  
後處分似非盡出於主上也許多誅戮者  
皆老論也無數竄逐者皆老論也顧今日  
朝廷更無可打之老論而主上以欲打老  
論為計者殆若以黃水一欸為打老論之  
始初者然打老論已盡無餘者主上全然

未知故也然則改紀後無前處分明非自  
主上出也此則有一大明證趙泰者崔錫  
恒沈檀之鞫問文有道朴尚儉之時誰某  
指使之招則盡為掩諱只以語侵主上之  
招書出推案而其招曰昨夜東宮問候於  
大殿因達白曰宦寺輩干預朝廷近來處  
分多出於其手請覈出嚴治上曰此豈吾  
之所為云尚儉之所招既如是主上之所  
答又如如是則宦寺輩之圖出主上處分若  
是其明矣嗾囓宦寺番得處分誰使之然



也自初不悅世弟之徒當世弟冊封之後  
層生勾訐潛結宦寺矯制上命之跡綻露  
於尚儉之招而尚儉雖誅豈無他尚儉乎  
自揆局以始凡係過中之備忘意外之允  
從者皆是勾徒之指使宦寺圖出於王侯  
昏眩之時而主上則全然未知也自非然  
也則老論為名者誅戮之竄配之打盡無  
餘乎觀於欲打老論尤極無據之批昭然  
知打老論之如是孔酷者決非主上之處  
分也○二十四日明陵舉動後大殿王世

弟還宮上將下玉轎顧謂侍臣曰皓鬚大  
臣常愛我凡於闕內動作不難左右而看  
檢矣今番予作陵行而未見此大臣之護  
從今者老病不能起動之致耶予心不能  
不悵然矣侍臣面面相顧莫知對奏矣一  
鏡進奏他事上不復問焉皓鬚大臣即金  
昌集也金昌集賜死之命若果主上之處  
分則豈有如是之問乎且金昌集孥籍之  
啓日復方張而主上若親見則又豈有如  
是之問乎從中矯制之跡自然發露圖其



矯制之徒豈能晏然於心乎一鏡所以忙  
急前進而故奏以他事也歟

八月十九日李健命以斧斫斬於興陽謫所

慘哉慘哉沈檀金一鏡輩尚疑其斬與不  
斬發送本府書吏與羅將返柩所到處開  
棺檢屍甚矣甚矣

二十四日金昌集之子濟謙富寧謫所處絞○

二十八日李健命孥籍事依啓○二十九日  
李健命之子勉之處絞

九月十二日白時耆不服杖斃○二十日金時

恭不服杖斃諸罪人若有謀逆之罪豈能一  
一不服而杖斃哉其究殺可知也缺以下

三十日金一鏡又以追報私親事陳達○七月

十七日吳瑞鍾刑十六次不服而斃

十月初二日兩司合啓金昌集李瀨命斬屍事  
上不允

春間崔錫恆趙恭耆金一鏡輩以追報私  
親事獻議容悅上意而竟殺三大臣至是  
崔錫恆又奏曰本祠則仍舊址改建補號  
則依例定某府大嬪四節時祭及忌祭之



需依慎嬪仁嬪例封進分付該司上曰依  
為之又有此奏者復出於容悅上意之計  
也欲殺一趙恭采耶趙恭采今雖生存便  
是已殺之人也何必負先王之大義忘國  
母之血讐而復為此耶負先王之大義乃  
是逆臣忘國母之血讐罪關名義也○趙  
恭采之赦殺為後於李健命者趙恭考言  
于坐魁曰吾兄弟方今布列於卿相豈忍  
見血於同祖之孫此則與三凶罪輕不可  
並論於正刑云所以坐魁有肯從之意故

尚今遲滯也其弟恭億知之即往坐魁家  
不可以獨拔之事為言則使一鏡送奏乃  
於是月二十七日遂下按律處斷之命而  
禁府依賜死刑舉行○四大臣今已盡殺  
矣可殺之罪有無自著於事跡之莫掩則  
何必架疊辯明而飾出虎龍之變書猶以  
不足又偽造不服杖斃者與累刑未冷屍  
之招辭終陷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於舉  
兵犯闕之逆而至有斬屍之請然亦其偽  
造招辭之中偽造之真跡綻露無餘矣何



者李弘述之習陣已行於十一月初九日  
李弘述之門黜昭在於十二月初七日  
擄局之夜而所謂金一寬招辭云者則曰李  
弘述十一月初九日習陣後回兵向闕定  
計矣擄局只隔三日而事終不成云果如  
金一寬之真招則以十二月之擄局謂之  
十一月之擄局何哉擄局在於習陣之前  
則李弘述既其門黜矣雖有回兵向闕之  
計固不可得矣而擄局在於十二月初七  
日習陣在於十一月初九日李弘述中權

之任自在矣果有回兵之計則何拘於擄  
局之在後而不成哉且習陣後過一朔而  
擄局則謂之隔一朔可也謂之隔三日何  
哉且夫擄局之事即人君倉卒間處分者  
也而朝廷之臣莫能預知矣李弘述安能  
預知其三十日後擄局之事而不行其回  
兵之計也真有回兵之計而預知擄局之  
事則何不速行其計於擄局之前乎且何  
拘於三日以後之擄局而不成當日之回  
兵耶鞠招何等詳嚴而如是違錯其判然



偽飾之跡何可以掩乎鞫招之全然偽造  
有明白打破之處趙泰采賜死處分之日  
右相崔錫恒劄奏曰前冬備忘還收之後  
願集兩凶大生恐懼十二月初三日會于  
健命之家聚首謀議器之從傍告曰此事  
不可如此而止得旗手三四百名直守闕  
門耳且邀趙判府議處之健命顰蹙曰初  
不與知之人何可又叅聞耶賊招若是丁  
寧勾謀影露無餘云身為大臣劄奏文字  
豈敢虛妄哉然十二月初三日即李健命

奉使在燕京時也古有百東坡之說矣今  
則有二健命一則在於燕京二則在於本  
第有聚議之事顰蹙之說耶彼錫恒精神  
渾奪於搆虛陷人不覺李健命之是時在  
燕以若純然虛謊之說肆然劄陳主上亦  
在於患候昏眩之中何能覺悟乎按獄之  
臣即崔錫恒也而奏御文字尚如此虛妄  
則况其所謂承款招辭皆是此類復何可  
論哉殺一不辜亦足為人主之累德而飾  
出此等虛謊之說先朝之所禮遇國家之



所倚杖之四大臣一佞誅戮而三大臣則  
至施孥籍之典許多朝臣無罪撲殺惡名  
則貽之於主上權柄則移之於渠輩秦之  
斯高漢之冀顯何以加此哉四大臣於一  
番之人有可死之罪二焉遵先王之義  
念國母之深讐背馳彼徒報禧嬪之陋議  
其罪一也慮宗社之將亡定儲位之大本  
遏絕彼徒立尚大之凶謀其罪二也至於  
國家有柱石之功無絲毫之罪而遂被陳  
兵之譏終受伏斧之禍以條侯之功而未

免下獄而死以岳穆之忠而反受肆市之  
患忠臣之遭譏被禍古今豈有異乎時人

為之有詩曰我自謂平生也稟天性真底事時

過時青白眼又殺身扶社竟成仁

焚知莫何人救又四句臣醜忠蹟孰傳真

錄斯而巳

十月二十九日冬至使兼討逆奏聞三使臣八  
侍時副使李萬選亦陳李頤命金昌集斬屍  
之啓曰臣往義州雖留滯數朔斬屍事蒙允  
後八往云



無乃強迫人君乎又何其已甚哉所謂奏  
聞不甚其彬彬也孝廟朝每有北伐之議  
矣我國使抵燕還發之日閣老來見以唐  
板冊一匣堅封者遺之曰還到本國後披  
覽及還披閱則乃我國朝報刊印者也閣  
老之以此贈遺者其意蓋曰中國雖遠汝  
國之朝報尚如此入來北伐之計亦已探  
知之謂也朝報之入于中國者必是譯官  
輩受賂之所為而我朝之政令得失中國  
無不詳知也肅宗朝己巳之變實為我國

所未有之事也彼國必無不知之理然當  
時之人見者見知者知而已矣而至於奏  
聞之舉未知中國之史法亦載外國之事  
蹟而若其載之則以我閔中殿姪姒之聖  
德為來善黷輩之搆誣至於中國之史而  
載之以千古難洗之累名豈非我國君臣  
之百世深恥者哉嗟乎我國以禮義之邦  
為勢所迫臣事則臣事之而以無禮義極  
羞恥之事遽爾奏聞仰虜庭如父母之國  
自非來善黷千古小人輩則孰初此千古



鄙陋之事乎惟此辛壬之禡殆甚於己巳  
之變也奸凶之徒襲得來善黯之餘套乃  
以渠輩之所飾出睦帟龍之變書欺蔽聖  
聰又此奏聞亦一來善黯之小人也觀夫  
所謂柳鳳輝之製進討逆奏文則歷舉諸  
罪人之供招雖甚詳明然諸罪人箇箇是  
不服而杖斃者也不服而杖斃者安有供  
招之理乎辛丑十二月初三日卽李健命  
奉使在燕之時也而壬寅十月二十八日  
右相崔錫恒劄奏曰臣於此事既有親聞

之語茲敢冒昧言之李健命昨年十二月  
初三日與瀕集聚會謀議云辛丑十二月  
初三日則李健命之在燕非但本國之所  
共知也亦中國人之所共知也身滯萬里  
之外何能在家而聚會謀逆耶所謂諸罪  
人供辭云者莫非如崔錫恒之誣劄也中  
國之人莫知如此之奸偽而取信奏文則  
嗟本朝許多正類至外國而誣被惡名亦  
豈非東國士大夫百代之恥乎  
十一月初一日清恩君韓配夏請對入侍時大



提學趙恭億牌札撰進勲誦事下教韓配夏  
則以甲乙丙三等定勲為奏崔錫恆則既無  
可錄之人以單勲定為奏諸議紛紜金一  
鏡奏之以魚有龜為元勲上依教魚有龜  
上疏畧曰臣於萬萬意外忽被金一鏡之脅  
勒汚辱不勝驚怖駭慄未敢一刻自安敢此  
納符迸出都門仍尋鄉路云云

蓋今日勲臣若論其多猶過於初漢業之  
功臣也論其次第則魚有龜即幕中之蕭  
何也一鏡奏之以為元勲實出於公正之

心而魚有龜謂之脅勒汚辱何哉若非魚  
有龜則其誰能周旋中外初此光明之勲  
業乎金一鏡即攻必勝戰必取之韓信也  
若非金一鏡則其誰能討出四大臣也且  
誰能粧出睦帝龍如韓信之還用李佐車  
耶宜為魚有龜之次勲而只薦魚有龜為  
首勲自處若無功者然無奈得聞大樹將  
軍之風者乎其他鞫獄大臣趙恭者崔錫  
恆判禁沈檀若居二等宜其稱究矣其餘  
金吾諸堂上叅鞫諸承旨當以分等錄勲



矣又疏下五人公論所在亦不可拔錄矣  
曾聞漢朝之功臣猶爭其封爵之高下而  
我朝今日之勲臣厭避之若况已羞愧之  
若撻市此何故也帝龍則不過鄙生之掉  
寸舌而已錄之以卑勲今日之勲臣如彼  
其多而都不舉論只以一帝龍錄勲不可  
使聞於隣國也烏在夫功懋懋賞之道哉  
嗟乎謂之曰勲者若其光明則豈如此乎  
天地固不敢誣之也亦不敢辱之也而方  
今將祭天而告地天地神祇其將潔其祭

而享其祀乎誣天地辱天地亦莫大矣何  
以鎮一世之憤鬱何以免百世之譏刺乎  
天地祭告牲血會盟則所成之勲必其大  
矣太祖之舊壇或有侵掠而其有能拓攘  
者乎初無是事矣壬辰之島夷敢復覬覦  
而或有能討平者乎亦無是事矣李适之  
逆臣更有稱兵而或有能勦滅者乎且無  
是事矣然則祭天告廟赦罪飾慶之勲何  
樣名色也盡其機巧圖半夜之揆局裝出  
妖書掃一世之善類小人輩之大勲業豈



復加罪於此者哉其所成勲若是其大而  
錄勲則皆厭避獨以帝寵勳勳惟彼小人  
之輩自知其所謂之可愧也歟以錄勳勳  
定事韓配夏崔錫恒金一鏡輩一場紛聒  
於上前遂以魚有龜為元勳則納符而逃  
又其後趙恭者沈檀趙恭億紛爭於上前  
以李森為元勳則亦上疏堅辭市巷之人  
相戲而言曰朝廷無錄勳之人汝其為之  
荅曰寧為屠狗之賤丈夫不為今日之錄  
勳臣也自古封勳之典何等榮貴而今之

封勳何如是賤也以李森謂有搜得寶劔  
銀貨之功定為一等大臣勳勳之典何其  
不公也獨不念鞫獄諸臣之大功勳乎窮  
一心之精力費平生之智巧使杖頭不服  
之魂納死後承欵之措者有之恐主上忘  
却之患陳梁獄勿問之劄者有之以奉使  
滯燕之人作在家謀兵之逆者有之按鞫  
諸臣之功勳若是既大矣且非無中生有  
弄假成真以成獄案則李森何以知劔貨  
之所在而搜得之乎其功不過狗也胡為



捨發縱指示之按鞫諸臣而以李森為元  
勲也抑其大臣過於辭勲而然耶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其或知禮之大臣乎

癸卯二月十九日領相趙恭者奏以單勲勘定  
上依啟以睦帝龍為東城君○三月初三日  
謝恩東城君睦帝龍○初四日領府事金宇  
抗卒○十二日大殿王世弟親行會盟祭

王趾親臨帶礪將盟而至令功臣後裔一  
齊來叅允我太祖勦業之後功臣後裔不  
可勝計矣其在共休戚觀盛舉之地宜無

一人不來而當日進叅者只是金聖厦朴  
恭錫二人而已諸臣所謂極光明之盟勲  
何如是無色也臺臣諫疏請令勲府摘發  
不叅之人勲罪可謂威服人心者也方設  
錄勲都監而以尹明齋之子忠教為監造  
官忠教貽書秉軒之人曰餓死事少失節  
事大遂不仕稱以少論待明齋之子何若  
是賤也靜言思之竊有所慨惜痛歎之事  
當其勲之時人人若况已而若避之當  
其盟祭之日功臣後裔者不知其幾而一



不進參其勲之偽行路之所知也睦希龍不知何許人即一常賤之人而特地策勲分外封君在渠則極其榮幸而獨使至尊屈千乘之貴同壇而對盟古今天下豈復有如此羞恥之事乎今日諸臣貽辱君父賤待君父何忍至斯也此固忠臣義士心欲碎而膽欲裂睨白眼而撫青蒲也○蓋此鞫獄專出於謀除東宮之計而裝出希龍三急手之變書乃以金昌集陷之於指揮子侄與姻黨及門客謀害主上推載李願

命然皆是無形跡鑿空之事也其曰丸藥搜出於某人囊中寶劔搜出於某人房中云者雖欲作為真贓而亦不得掩其詐偽矣若其丸藥摘發於和進之時則實為真贓而搜出於某人囊中云則即是詐偽也凡藥既自中原用銀求來則何不即是和進而過數年置諸囊中而已耶且其實劔摘發於塗廁之時則實為真贓而搜出於某人房中云則亦是詐偽也寶劔已自龍澤傳給白望則何不即時塗廁而過數年



掛諸房中而已耶且曰指揮李弘述使之  
習陣罷後回兵云者尤是無形迹之說也  
弘述既其習陣則何不於其日回兵也所  
謂三手皆無實事則其非凶徒之飾偽者  
乎惟彼凶徒除去東宮之計鑿鑿綻露矣  
嗾囑宦妾除去東宮非凶徒之真跡而何  
也帝寵變書中重言東宮曖昧之說而惟  
恐主上靜攝中忘却恭者錫恒輩自鞫廳  
八對之時每以梁獄勿問為奏以我無所  
犯之東宮歸之於有所犯之梁王欲使主

上酌處之彼徒謀害東宮之真迹於是焉  
豈不鑿鑿綻露乎宦妾輩除去東宮之事  
昭載於侍講院日記恭者輩梁獄勿問之  
奏昭載於承政院記註此實千秋之真蹟  
也豈若鞫拍之全然無據者乎○百句諺  
文歌詞雖曰諸罪人招辭內金普澤作之  
流入大內云而此則金一鏡嫁禍之計也  
一鏡之燭下製出者其童儻明孫之目見  
而又使明孫正書之流入大內之前明孫  
爛誦播傳于都下有人問其誰人之作則



明孫曰吾令監所作云者既其的實○睦  
帝龍本是東宮私親葬禮時相地者也而  
李天紀金龍澤等切親天紀等聞凶徒廢  
世弟立尚大之計相與謀曰若至此境則  
吾輩當出死力除去尚大復立世弟矣帝  
龍白望則以聚銀貨締結池尚宮然後可  
除尚大為議者也而虎龍為一鏡之誘去  
甘聽封勳之說以天紀等所議細告于一  
鏡而虎龍又誘去白望則一鏡大喜之遂  
與白望帝龍爛議其凶謀白望佯應曰諾

而遂於中途背走當其鞫問之時白望遂  
以前夜之所議凶謀一一直招而叱責一  
鏡則一鏡無辭可下遂為見逐判禁沈檀  
大臣趙恭者崔錫恒亦並見逐凶徒之廢  
世弟立尚大之謀盡露於白望之初招此  
則禁府羅將梁千石之目見而口傳者也  
○丸藥一欸諸人招辭內以五百兩銀付  
之張姓譯官買來於中原云而趙恭者分  
付捕廳及司驛院使之搜問則十年之間  
初無張姓譯官之入去中原者然則中原



買來丸藥之說若是其無根舉一而可知  
三也○崔錫恆劄畧曰前冬備忘還收之  
後願集兩凶大生恐懼十二月初三日會  
于健命家聚首謀議器之從傍告曰此事  
不可如是而止必得旗手三四百名直守  
闕門卽邀趙判府議處之健命顰蹙曰初  
不與知之人今何又叅聞耶云叅鞫諸臣  
上自堂上下至郎僚而并皆聞之非可誣  
也云云崔錫恆身為大臣豈敢以絲毫虛  
謊之言劄奏也哉然李健命以冬至使兼

王世弟冊封奏請使十月發行而十二月  
初三日則在燕京時也何以在家而有聚  
會之事顰蹙之言耶皮之不存毛將安付  
雖曰叅鞫諸臣並皆聞之而乃是崔錫恆  
精神渾奪於搆三相陳兵之罪而不覺李  
健命之奉使在燕也錫恆此奏的實其虛  
浪然則三相陳兵之累談自然脫空於錫  
恆之劄也錫恆之此劄又曰恭采初不與  
於三凶陰秘之謀云以錫恆而尚曰如此  
則恭采之無絲毫罪案自此可知也 凶



從之譖東宮而危東宮者凡幾也潛囑宦  
寺无常進譖秘矣勿論以其顯著者言之  
趙恭億半夜請對杓備忘還收之餘繼奏  
曰指揮聖復者四凶也指揮四凶者自有  
其人云其人即指東宮也此則宦者金景  
禱之播傳既甚丁寧矣兩宦二婢防塞朝  
覲之路謀除東宮而東宮之危迫在朝夕  
矣幸賴慈聖之力救而扶護東宮此是宦  
妾獨辦之事乎帝龍變書以不敢道之說  
再加於東宮則主上以此變書下示於東

宮帝龍之變書乃一鏡之做出也而此豈  
獨一鏡之所為者乎杓鞫時大臣趙恭者  
崔錫恒金吾堂上沈檀金一鏡見逐於白  
望之後移鞫本府更鞫廳後兩大臣及諸  
堂上請對奏曰鞫招之凡係東宮者勿書  
推案云以白玉無瑕之東宮使出於鞫招  
者其誰之所為也以勿書推案為奏者其  
果為東宮之心乎若有一分為東宮之心  
則鞫事即恭者輩之主張者也有干係  
東宮之事何不如丙吉之凡係於太子獄



案者自下盡燒而終身不言者乎恭者輩  
之允係東宮鞠拓勿書推案為奏者實是  
告東宮之有如此所犯也且每於鞠廳罷  
後則恭者錫恒輩請對奏曰梁獄勿問惟  
我東宮以介弟而陞諸嗣之位其所光明  
正大前古列聖朝之所罕有也及夫誕承  
儲位雖當頃刻之危而杓無絲毫之過兩  
宮之間盡其孝敬之道而已矣至以梁獄  
勿問顯奏之東宮有何梁王之所犯而乃  
敢勒加以梁王之罪欲使主上而酌處之

耶然其於無梁王之所犯何哉且於有神  
明之默佑何哉然東宮自承儲以後危急  
之禍在於電閃之間難安之心坐於針氈  
之中一則以凶徒也二則以凶徒也苟念  
東宮艱險之所遭孤危之所極為人臣者  
不覺淚下處也孰不有為東宮一死之心  
乎哉○凶徒每以四臣之聯劄為大罪案  
而苟有今日為國事之心則世弟代理之  
外無他意也趙聖復代理之請其實則為  
國之心也斷無他道也聽政備忘還收之



後特下代理備忘而連以牢定為教則以聖教也以國勢也而四臣之以丁酉節目舉行之事聯劄實是事勢之當然而何足為不軌之罪案乎○四大臣既盡誅戮之其外正類亦盡撲殺之或有餘存者皆竄逐之鞫獄庶其了畢而四臣邊姻之姻族之族及且其前日有親分者窮搜覓得輒以鞫問王府則雖經年閱歲無畢獄之日朝廷則又以懷尼之戰朝臣儒生之疏堆積公車國事至此而無一可觀矣

四月十八日洪錫輔巨濟安置○二十八日趙聖復杖斃

蓋趙聖復代理之疏在人臣分義極其悖矣然其在當時諸臣討其罪可也而其在今日必杖殺之不知其可也

六月初一日判禁沈檀奏曰任敝別無更問之端直為正刑上依啟當日正刑

自設鞫以後崔錫恒沈檀最為酷烈四臣絕島之圍置與許多諸人之寃殺皆由檀賊之手矣



初五日兩司合啟請槐山縣監李浚聞慶縣監  
黃泰河削去仕板事答曰勿煩

此二人有何罪戾而以削去仕板發啟也  
金相受命於星州及其返樞之時擔軍莫  
可變通土班李生負出於義氣以其自家  
奴丁及又借緣姻家奴丁返樞至聞慶本  
倅欲助擔軍而前期發令矣校長南熙重  
聚會多士於校中打其領軍色吏而毆逐  
擔軍中路停柩以略干賻錢之所餘貫得  
擔軍僅僅踰嶺而踰嶺以後則所恃者有

槐山官軍矣忠兵閔濟章聞本倅發軍之  
報行關忠州鎮將使之嚴禁槐倅領軍至  
迺豐界則忠鎮將校羅卒謂有兵營鎮營  
之令毆逐官卒及官軍本倅不得已空還  
矣本事只如此也而聞慶倅黃泰河則謂  
之以擔軍之不善整待至有色吏治罪之  
舉云槐山倅李浚則謂之以親率擔軍七  
十名往待嶺底云而發啟請罪前後三司  
諸臣所啟某人則有如此之罪某人則有  
如彼之罪云者皆是如此虛誣也



十五日正言趙趾彬持平沈垞疏請尹會罷職  
夫尹會者卽彼徒之爪牙也何故請罷也  
李慶趾在西邑時以畧干銀貨兩及綿紬  
疋送于金相以助板材之價一番之人得  
聞此報嗾囑尹會謂之為資於三手之用  
使之發啟而臺臣遂請拿李慶趾尹會之  
所親老成公心諸人交責尹會曰以板價  
之所助歸之於三手之資而直陷人於惡  
逆之科此豈人可為之事耶尹會大悔之  
咎責於一番人調座之中於是沈垞趙趾

彬等及歸尹會於論人不審之失疏請罷  
職蓋當軸卿相之家列邑之封物不可勝  
數若以此盡驅於三手之資則受其封物  
卿相皆是謀三手之逆乎諸罪人承欵拍  
辭云者某也則送銀幾千兩某也則送銀  
幾百兩而統計則殆過萬餘兩矣皆歸之  
於三手之資然資於三手之銀何故若是  
多也崔錫恆沈檀等劄請以此搜出之銀  
賑恤畿內飢民而及考其銀貨之為幾兩  
則不滿百兩萬餘兩之銀胡為若是些少



也莫非以李慶趾之板價所助陷之於三  
手之用也以下缺

初七日領相趙葵者病死○十四日宋相琦卒  
逝于謫所

大臣諸臣八侍之時上問曰皓鬚大臣尚  
今無恙安在耶久不見予用甚悵上復有  
此問則昨年賜死之命其果自主上出乎  
當日八侍諸臣之承此教者於其心能恬  
然乎否一鏡又何不以他事進對而彌縫  
之耶似三四缺字而金相公昌集返柩之路

謂以鄭尚書皓迎哭諸臣請罪又自謫所  
移竄島中昔子路死於亂而子夏奔哭之  
此則哀賢人之寃死也岳穆肆諸市而杜  
英往哭之此則吊忠臣之枉殺也鄭尚書  
之哭金相公卽子夏之哭子路也亦杜英  
之吊岳穆也古人云大義滅親凡於大義  
之所關至親之誼尚可滅也况朋僚之間  
乎金相公若謀逆之人則鄭尚書雖有知  
舊之親必無操文迎吊之理也鄭尚書而  
操文迎吊則金相公之忠正可知也然鄭



尚書疏斥嬉嬪追報之議逆宦直刑之論  
四臣竄逐之事而遠竄楚山壬寅四月十  
七日禁都柳尚徽押去金相之受後命則  
在於是月二十九日鄭尚書方在千里外  
謫所雖欲往哭於金相何可得乎亦是孟  
浪之說也鄭尚書謫在楚山聞金相受  
後命之報作祭文送于其子使  
誣之代往弔之故余庸作書常戒八子其辭  
曰來惟爾八子聽惟爾八子虞有八元漢  
有八筓今爾輩徒充元筓之八而未修元  
筓之行則奚異於千羊之皮也敬恭聽哉

嗟爾八子乃父賦命竒薄終過弱冠具失  
怙恃嗟乎人莫不以供甘旨為憂而我獨  
無之乃父質稟慵陋習性疎狂都作逸民  
嗟呼人莫不以事君父為憂而我獨無之  
乃父苦乏身謀隨有隨無徒信天緣嗟乎  
人莫不以營產業為憂而我獨無之然則  
天下無憂者其非乃父歟况我年近六旬  
兄弟俱在夫婦偕老和墳簞而樂琴瑟且  
爾輩八人皆已成娶冠孫童孫鋪列眼前  
乃父之心足可慰悅而隱憂則未常不弛



於晝宵者不可以勝計也古人云識字憂  
患爾輩不講經學之本徒尚文詞之末無  
質素之意有浮華之習吾以是憂者八也  
爾輩未成事親之道遽生事君之心不守  
本分欲追榮途吾以是為憂者八也此外  
又有大可憂者爾輩迭往仲約之家染其  
驕傲之習聞其偏黨之論或以驕傲之態  
敢售於其身或以偏黨之論敢出於其口  
驕傲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朋黨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爾輩其將學仲約兄弟而淪胥

以亡也豈不盡傷乎心也哉嗚乎我高祖  
愚谷公以一布衣而仁祖大王廢之以  
萬石君家風以其孝悌之行名於世也我  
石門公其在少時也清陰老相揖問於眾  
中曰子非李某先生耶以其恭謹之兒異  
於人也賴我兩祖服孝悌之餘休子孫  
旣科宦綿綿然則孝悌之道其非吾家  
種裘之業乎且石門遺訓曰為吾子孫者  
勿參朋黨為其子孫者祖先所服行之  
孝悌則視若弁髦祖先所絕禁之偏黨  
則把作



神明乃與傷倫之道聚首潛謀必欲自亡  
其肯曰是祖之孫乎爾輩勿染乎不肖輩  
之所為也哉嗚呼 仁廟反正質諸千古  
毫無慚德揆以權經實無欠損石白二祖  
獨不參焉則清陰先生稱讚於遙中曰此  
人臣之正道特請大用陞資嘉善 仁祖  
反正實出於宗社之大計而猶且不參則  
所謂偏黨其果為國計耶不過雜類竊國  
柄之計也則爾輩以石祖之孫乃父之子  
何敢生心於雜類之套乎嗚呼沈金分黨

有東西之論而春秋大義理窮宙之所不  
可易者也西人主此論則吾家之從西人  
者非為偏黨也特從正論也懷尼分門有  
老少之論而吾未知何義理為老論何義  
理為少論而出於患得失之心聚結姦究  
力樹徒黨蠱賊國家謀害忠良吾切齒腐  
心者也爾輩焉敢與此輩或相從也乃父  
則一從春秋大義理爾輩豈不以乃父之  
心為心哉嗚呼西人之分為老少論者天  
欲以春秋之義使之晦塞之致也春秋之



義晦塞則亂臣賊子何所惧而不作耶繼  
以彛倫將至於乖敗余於是不覺漆夜之  
歎也嗚呼先正尤翁卽牛粟嫡傳而或猜  
疑之或毀斥之曰是曰非余不敢論而至  
於華陽洞裡茅屋祭昭忠懸日月義明春  
秋丙子以後碩德君子不可勝計而其孰  
有尤翁事業哉實是超百世之大賢而余  
於是不勝景仰之心也爾輩豈不以乃父  
之所景仰為景仰也哉嗚呼爾八子吾家  
以敦睦稱者暨吾身凡五代也世降俗末

同室之內分門割戶各懷二心一反遺采  
之家法粹學亡國之邪論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而然歟此非但以一家而言也以爾  
八子而觀之吾家其不長久也長子臣國  
經術深明而不以經術自處筆法竒正而  
不以筆法自矜有若無實若虛粹然有長  
者氣像而夜則侍我而寢晝則侍我而坐  
周旋左右須臾不離仕進不留於心頭偏  
論不出於口外恪謹持身不啻如愚此則  
似可以承家第六子臣維一動一靜一遵



乃兄片言半辭無違乃父可謂難兄難弟  
而賦性太峻不容人過是為病處氣尚豪  
放癖好詩酒亦為病處而然而非孝悌不  
行非孝悌不言羣兄諸弟皆敬憚之多有  
優於乃兄處也此兄弟則吾無憂也而其  
他六子或有操進科宦之心或有叅與黨  
論之心或有不能安貧之心或有來往邪  
黨之家此等鄙背之心漸長而不節則末  
流之弊不知止於何境可不懼哉可不畏  
哉六子中欲從科宦欲叅朋黨者莫敢現

於吾生前莫敢入於吾廟中矣自祖先傳  
來家法獨許於長子及第六子其他六子  
輩獨無愧於心乎勉旃勉旃



隨聞錄卷之四終







